Dhvsics Bimonthlv

以第一原理理論計算探討多鐵材料 ♂TbMn₂O₅的電荷-軌域有序及鐵電極化

文 / 張泰榕、鄭弘泰

本 の の 根 材 料 人

固體材料在人類的歷史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,從最早期開始使用石頭、 木材,到了數千年前進步到使用銅器、鐵器。數百年前大量使用煤、鋼的工業革 命更把人類的科技文明帶到了另外一個境界。二十世紀電子產業盛行,當初被人 們拋棄的半導體成了科技材料的主流,無論手機還是電腦、都和半導體產業的發 展息息相關。那二十一世紀呢?是高溫超導體,巨磁阻材料,半金屬(half-metal) 材料,多鐵(multiferroic)材料,還是 graphene 較有潛力? 而在這些發現的新材 料中,多鐵材料則被認為是能帶給自旋電子學(spintronics)重要發展的熱門候選

一 、 重 要 名 詞 解 釋

-) 多鐵材料

多鐵材料是指在材料同時存在鐵磁或反鐵磁 ((anti-)ferromagnetism)和鐵電性(ferroelectricity)。它最明 顯的應用是你能用電場(electric field)去控制磁化強度 (magnetization),用磁場(magnetic field)控制電極化強度 (electric polarization)。但在大多數的材料,這種效應都 很小,電性和磁性的耦合(couple)都非常的微弱,因此 應用價値大為降低。但近幾年出現轉機,RMnO3和 RMn2O3結構的材料,因為有很強的磁電偶合效應 (magnetoelectric coupling effect)而廣受注目[1,2]。

二) 電荷-軌域有序

電荷有序(charge ordering)是指電荷載子(charge carrier)因庫倫斥力(Coulomb repulsion)、晶格扭曲(lattice distortion)、電荷波密度(charge density wave)、聲子效應

張泰榕,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博士班研究生 指導教授為鄭弘泰博士。 E-mail:<u>g943318@phys.nthu.edu.tw</u> 鄭弘泰,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研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合聘助理教授。 E-mail:jeng@phys.sinica.edu.tw (phonon effect)等因素而造成電荷侷限(localized)在實空 間(real space)特定離子晶格點(ionic site)上,形成相同元 素在不同晶格點上有不同的離子價數(ionicity)[3]。軌域 有序(orbital ordering)則是電荷載子在特定離子晶格點 上,佔據(occupied)特定的軌域而使實空間中電荷分佈 呈現特定的秩序[4]。

在過渡金屬氧化物(transition-metal oxide)中這兩種有 序常常伴隨著一起出現,影響晶格扭曲和自旋排列, 因此這兩種有序在對於了解過渡金屬氧化物的電性、 磁性和傳輸性質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[5]。

(三) TbMn₂O₅

TbMn2O5 是正交晶格結構(orthorhombic structure),裡面的錳(Mn)離子具有兩種配位環境(ligand environment),分別是 Mn⁴⁺O₆八面體(Mn_{ort})和 Mn³⁺O₅金

483

物理專文



字塔(Mn_{PVY})結構(圖 1)[6]。Tb Mn_2O_5 具有豐富的相轉變 (phase transition),在室溫時, Mn_{oet} 和 Mn_{PVY} 上的電子可 以自由移動,形成電荷無序的導電態。當溫度低於 43K 時 Tb Mn_2O_5 呈現反鐵磁相[7-9],當溫度到達 38K,系統 呈現相稱磁相(commensurate magnetic phase)並且產生自 發極化(spontaneous polarization)[2,7-9]。到了 24K 時系 統進入非相稱磁相(incommensurate magnetic phase),自 發磁化強度快速下降,介電常數(dielectric constant)呈現 階梯式成長[7,8]。最後到了 9K,Tb產生很大的磁矩 [2,7,8]。

根據中子散射實驗(neutron diffraction experiment), TbMn2O:的空間群(space group)是 Pbam [6],這空間群具 有空間反轉對稱(spatial inversion symmetry).因為自發 極化是空間反轉對稱破壞導致正負電荷中心分離所造 成,因此 TbMn2O:的晶格對稱性並不允許產生自發極 化,然而實驗卻在晶格 b 方向測量到非零的極化強度 [7-10]。最近,X 光散射實驗(x-ray scattering experiment)[11]、遠紅外聲子光譜(infrared phonon spectra)[12],還有中子散射實驗[7]都指出 TbMn2O:在多 鐵相時的對稱性(symmetry)應該低於 Pbam,最有可能 是 Pb21m[7],因爲這種空間群不具有空間反轉對稱,所 以允許在 b 方向產生非零的極化強度[7-10]。

本文中我們將利用第一原理(first principles)方法來 決定 TbMn₂O₅的電子結構(electronic structure),探討電 荷-軌域有序,並進一步解釋鐵電極化的來源。

二、、計算方法

我們運用密度泛函理論(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)架 構下的廣義梯度近似法(generalized gradient approximation: GGA)[13]及目前被廣泛運用在強相關 (strong correlated)過度金屬氧化物的 GGA+晶格點上庫 倫斥能(on-site Coulomb repulsion) U (GGA+U)方法[14] 計算 TbMn₂O₅在多鐵相中的電子結構。我們所使用的 晶格點庫倫斥能 U=1~8 eV,交換參數(exchange parameter)J=0.88 eV。在計算鐵電極化(ferroelectric polarization)部分我們是使用貝里相位(Berry-phase)方法 [15]。

三、結果與討論

(一) TbMn₂O₅ 的電子結構

圖 2 是用 GGA 方法計算出反鐵磁相的狀態密度 (density of states)。GGA 顯示 TbMn₂Os 在低溫時是一個 絕緣體,能隙大約是 0.6 eV。從費米能下到-2 eV 主要 是 Mn 的 3d 能帶,之後主要是 O 的 2p 能帶。由圖 2 亦 可看出在費米能下約 0.5 eV 內的 3d 能帶主要是屬於 Mnpyr的,Mnort在這能量範圍並沒有明顯貢獻,如此 Mnpyr 比 Mnort 多占據了一個能帶,這表示 Mnpyr 和 Mnort 有不 一樣多的電荷,暗示了電荷有序的可能性。



圖 2. 以 GGA+U 的方法計算出的 TbMn₂O₅ 的狀態密度。 費米能已設為零。

484

表1	. TbMr	ո₂O₅中的	能隙(eV)	[,] 電荷(e),	和磁矩(µB)
	Gan	Charge	Charge	Moment	Moment
	Oap	(oct)	(pyr)	(oct)	(pyr)
EXP	1.7	2.98	3.83	1.81	2.40
U=0	0.6	3.64	3.72	2.22	2.82
U=6	1.6	3.59	3.70	2.54	3.17

(二) TbMn₂O₅ 中的電荷有序

要證明電荷有序是否存在可經由計算 Mn 的價電荷 (valence charge)來檢驗。由表 1 所示, Mnpyr 為多電荷 群,電荷價數約為+3.3, 而 Mnset 為少電荷群,電荷價 數約為+3.4,其電荷差值約為 0.1 個電子。因為很強的 屏蔽效應(screening effect),計算所得 Mnset 和 Mnpyr 的電 荷差遠小於 1 的電子,但已足以證明電荷有序的存

在,至少定性上是如此[16,17]。電荷有序也常常伴隨 著自旋磁矩(spin moment)有序。由表 1 可以發現,根 據洪德定則(Hund's rule),雖然 Mnet 和 Mneyr 都是高自旋 態(high spin state),但因為 Mneyr 比 Mnet 多了一個額外的 電子,所以 Mneyr 的磁矩比 Mnet 來的大。此結果與中子 繞射實驗(neutron diffraction experiment)[7]是符合的。理 論所得到的磁矩比實驗值大了約 20%,這主要是因為 實驗磁矩有些無序(disorder)和非共線(non-collinear)所 造成的[7]。

(三) TbMn₂O₅中的軌域有序

為了更進一步了解 TbMn2Os 中電荷有序的來源,我 們把費米能級附近的狀態密度投影到 Mn 侷域座標 x-y-z(圖 1)的五個 d 軌域上。Mnpyr和 Mnost 有不同的侷域 座標。Mnos 是八面體(octahedral)結構,我們選擇 Mn-O4 軸爲侷域的 z 軸, MnO2 平面則爲侷域的 xy 平面。Mnpyr 則不同,它是金字塔(pyramidal)結構,我們選擇 Mn-O3 軸爲侷域的 z 軸,金字塔底面爲侷域的 xy 平面。從圖 3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在費米能級下(-0.5 eV-0.0 eV)Mnpyr 有 3d-es能帶,而這條能帶在 Mnost 是空的。我們對 Mnpyr 那條額外的 es能帶積分所得的電子數約爲 0.58 個電 子,因此,就概念上我們可以說 Mnpyr 有一個額外的電 子佔據(occupied)了 3d-es能帶,而 Mnost 在這個能帶是空



的,這亦是電荷有序的表現。然而因爲很強的屏蔽效應,所以 Mnat 和 Mnayr 的電荷差遠小於 1 個電子。

我們進一步描繪出費米能級下(-0.5 eV-0.0 eV)的電 荷分佈圖(圖 4),電荷-軌域有序清楚可見。圖 4 可以 清楚看出 Mnpyr具有 dz2 的電荷分佈圖形,但在 Mnort 上是空的。這和近期的光響應實驗(optical response experiment) [18]是一致的。dz2 的電荷分佈和 d3z2-r2 略 有不同,因為在金字塔結構中 dz2 的電子雲(electron cloud)只有一葉會指向 O,為了平衡庫倫排斥能,dz2 兩葉的電荷分佈是不相等的。而這種不對稱的結構正 是造成電荷-軌域有序的主因。



圖 4. TbMn₂O₅ 的軌域有序。綠色和紅色球分別代表錳和氧 離子。黃色箭頭是共線自旋方向。

485





在很多過度金屬氧化物中,例如LaosSrisMnO4[16], 晶格點上庫倫斥能U和姜-泰勒扭曲(Jahn-Teller distortions)是造成電荷-軌域有序的重要條件。但是我們 的計算結果顯示在TbMn2Os中電荷-軌域的成因和傳統 的過渡金屬氧化物有很大的不同。根據我們計算的結 果,GGA和GGA+U都會顯示出電荷-軌域有序,晶格 點上庫倫斥能U只會在定量上影響電荷-軌域有序(表 1),這指出晶格點上庫倫斥能U不是造成電荷-軌域有 序的主因。為了探討軌域有序的來源,我們測試了(1) 鐵磁態(ferromagnetic state),(2)除去晶格扭曲(lattice distrotion),(3)同結構下計算其他稀土(rare earth)元素, 例如把Tb 替換成 Ho、Dy,(4)考慮自旋軌道耦合效應 (spin-orbital coupling effect),這些計算結果都顯示出類 似的電荷-軌域有序,因此我們認為在TbMn2Os中晶格 結構才是造成 dz2 軌域有序的主因。

(四) 晶格點上庫倫斥能 U 的影響

就經驗上來說,GGA所計算出的能隙(gap)都會比實驗值來的小,這現象在過渡金屬氧化物中又特別的明顯,而這個能隙問題(gap problem)我們可以用GGA+U的方法來加以修正。圖5顯示能隙隨著U增加而上升,到U=4eV時則會趨於平緩。在理論計算下,當U=4eV時所得到的能隙值大約是1.6eV,理論所得的結果和實驗值[18]是一致的。有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當



U 超過 6 eV 的時候能隙值不再向上升反而向下降,表示 U 的合理值約在 4eV 到 6eV 之間。

(五) TbMn₂O₅ 的鐵電極化

現在我們來探討一下 TbMn₂O₅的鐵電極化 (ferroelectric polarization)。雖然實驗上 TbMn₂O₅的晶格 具有空間反轉對稱照理說應該不會有自發極化,但實 驗上所測量到的自發極化値在 b 方向不爲零。在理論 的觀點上,如果考慮自旋磁結構(圖 4),可以發現因爲 超交換作用(superexchange interaction)[19]使得在 a 方向 的 Mn 全爲反鐵磁排列,依照對稱性這不會誘發極化。 但在 b 方向則有很大的不同, $Mn^{3+}t-Mn^{4+}t-Mn^{3+}t$ 形成一 個自旋不穩定鏈(frustrated spin chain),這條自旋不穩定 鏈會破壞空間反轉對稱,再者,因爲磁致伸縮 (magnetostriction), $Mn^{3+}t-Mn^{4+}t$ 的鍵長會和 $Mn^{3+}t-Mn^{4+}t$ 不同,因此增強了極化現象[20]。

GGA 計算沿著 b 方向所得到的總極化值 P_{tot} = 1027 nC/cm²,但這個値比實驗値(P~42 nC/cm²[7-10])大了約 25 倍。這樣的差別到底是自旋軌道耦合效應、還是晶 格點上庫倫斥能 U 所造成的影響?根據我們計算的結 果,發現自旋軌道耦合效應並不會對極化值 P 造成太 大的影響,但 U 則不然。圖 6 顯示,隨著 U 增加 P_{tot}(鐵 電極化的原子部分)下降,P_{ele}(鐵電極化的電子部份)上 升,又因為 P_{ton}和 P_{ele}方向相反互相抵消,我們發現在

物理專文



圖 7. (a) 鐵電相減去順電相的電荷分佈圖。(b) GGA+U 減去 GGA 的電荷分佈圖。

U = 6 eV 時所得的 \mathbf{P}_{tot} = 83 nC/cm²,這和實驗値[7-10]符 合得很好。

(六) TbMn₂O₅ 中極化鐵電性的來源

鐵電極化可分成兩部分, Pion和 Pele。Pion來源是 Mn 和O離子偏離對稱位置和電荷有序所造成的極化效 應。當晶格點上庫倫斥能 U 增強時會抑制 Mn 和 O 離 子間電子的虛擬跳動(virtual hopping), Mn 和O的偏移 量因此減少(圖 6 虛線),如此 GGA+U 計算出的結構會 比 GGA 具有對稱性,因此 Pim 隨著 U 增加而下降(圖 6 綠線)。當U超過6eV時,因為庫倫斥力太強造成結 構過度扭曲,Pion也因此回升。Pele的來源和Pion不同, 它是由自旋不穩定鏈加上晶格扭曲所造成的電荷重新 分佈所誘發的。圖7(a) 是鐵電相(ferroelectric phase)減 去順電相(paraelectric phase)的電荷分佈,可以很明顯的 看出 a 和 c 方向的電荷分佈會互相抵消,但 b 方向則 沒有。因爲磁致伸縮所造成的電荷重新分佈,b方向 兩個 Mn 的電荷並沒有完全抵銷(圖 7(a) 虛線藍圈), 依然殘留很小的電荷量,因此只有b方向會有淨(net) 鐵電極化值。表2 也顯示這兩種 Mn 的波爾有效電荷 (Born effective charge)比它們的靜態電荷(static charge)大 很多,這證明了TbMn2Os中Pete的來源。當考慮晶格點 上庫倫斥能 U,此時系統會變得比較侷域(波爾有效電

表 2. TbMn ₂ O ₅ 中錳的波爾有效電荷(e)。						
	$Mn^{_{3+}}$	${\rm Mn}^{\scriptscriptstyle 4+}$ \uparrow	$\mathrm{Mn}^{{}^{3+}}\downarrow$			
U=0	3.89	4.52	4.43			
U=6	3.76	3.74	3.96			

荷變得和靜態電荷差不多),電荷有序效應比 GGA 時 更明顯,此時 O 離子的價電子會比 U = 0 eV 時更想靠 近 Mn⁴⁺離子(圖 7(b) 虛線藍圈)造成電荷重新分佈,進 而誘發 Pele。而又因為 Pele和 Pion方向相反,抵消掉一部 分 Pion 而得到和實驗符合的鐵電極化值。

結

論

總結之前所說的,我們可以解釋結構、自旋、電 荷-軌域有序和鐵磁極化之間的關係。在順磁相 (paramagnetic phase)中Mnoct和Mnpyr都是+3.5價,價電子沒 有侷限在原子上而是可以在原子之間自由移動。透過 GGA的計算,在順磁相中TbMn2Os是處於金屬態 (metallic state),但這狀態是不穩定的。藉由能帶計算我 們發現在費米能級(Fermi level)附近Mnoct和Mnpyr的t2g能 帶是半填滿的,根據洪德規則和史東尼不穩定性 (Stoner instability),系統喜歡處於自旋極化(spin polarized)的基態(ground state),即自旋向上(spin up)的t2g 能帶填滿而自旋向下(spin down)的t2能帶是空的。藉由 晶體場(crystal field)的作用, Mnpyr的eg能帶自發性 (sponteneous)分裂成dz2和dx2-y2,而Mnoct的eg能帶則是 處於簡倂態(degenerate state)。因此,多出來的那一顆電 子會比較傾向於佔據能量較低的Mnyr的dz2軌域使得 TbMn2O5呈現絕緣的電荷-軌域有序態(insulating charge-orbital ordered state)。軌域有序會影響磁交互作用 [21],因此系統的a方向全為反鐵磁,但b方向形成自旋 不穩定鏈而引發鐵磁極化。但理論所得的鐵磁極化值 卻遠大於實驗值,必須要考慮晶格點上庫倫斥能U加以 修正才能得到和實驗符合的值。藉由理論計算,我們 得知電子關聯效應(electron correlation effect)雖然不會 定性上影響電荷-軌域有序,但對鐵電極化卻有很大的 影響。因此我們認為強關聯作用(strong correlation)在 TbMn2O5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487

參 考 文 獻

- Physics [1] T. Kimura, T. Goto, H. Shintani, K. Ishizaka, T. Arima, and Y. Tokura, Nature (London) 426, 55 (2003)
 - [2] N. Hur, S. Park, P. Sharma, J. Ahn, S. Guha, and S. W. Cheong, Nature (London) **429**, 392 (2004)
- Binnonth [3] J. Q. Li, Y. Maysui, S. K. Park, and Y. Tokura, Phys. Rev. Lett. **79**, 297 (1997)
 - [4] H. Sawada, K. Terakura, Phys. Rev. B 58, 6831 (1998)
 - [5] S. Mori, C. H. Chen, and S. W. Cheong, Nature (London) **392**, 473 (1998)
 - [6] J. A. Alonso, M. T. Casais, M. J. Martinez-Lope, J. L. Martinez, and M. T. Dernandez-Diaz, J. Phys. Condens. Matter 9, 8515 (1997)
 - [7] L. C. Chapon, G. R. Blake, M. J. Gutmann, S. Park, N. Hur, P. G. Radaelli, and S. W. Cheong, Phys. Rev. Lett. **93**, 177402 (2004)
 - [8] G. R. Blake, L. C. Chapon, P. G. Radaelli, S. Park, N. Hur, S. W. Cheong, J. Rodiguez-Carvajal, Phys. Rev. B 71, 214402 (2005)
 - [9] J. Okamoto, D. J. Huang, C. Y. Mou, K. S. Chao, H. J. Lin, S. Park, S. W. Cheong, and C. T. Chen, Phys. Rev. Lett. 98, 157202 (2007)
 - [10] N. Hur, S. Park, P. A. Sharma, S. Guha, S. W. Cheong, Phys. Rev. Lett. 93, 107207 (2004)

- [11] J. Koo, C. Song, S. Ji, J. S. Lee, J. Park, T. H. Jang, C. H. Yang, J. H. Park, Y. H. Jeong, K. B. Lee, T. Y. Koo, Y. J. Park, J. Y. Kim, D. Wermeille, A. I. Goldman, G. Srajer, S. Park, and S. W. Cheong, Phys. Rev. Lett. 99, 197601 (2007)
- [12] R. Valdes Aguilar, A. B. Sushkov, S. Park, S. W. Cheong, and H. D. Drew, Phys. Rev. B 74, 184404 (2006)
- [13] J. P. Perdew, K. Burke, and M. Ernzerhof, Phys. Rev. Lett. 77, 3865 (1996)
- [14] A. I. Liechtenstein, V. I. Anisimov, and J. Zaanen, Phys. Rev. B 52, R5467 (1995)
- [15] R. D. King-Smith and D. Vanderbilt, Phys. Rev. B 47, 1651 (1993)
- [16] D. J. Huang et al, Phys. Rev. Lett. 92, 87202 (2004)
- [17] Horng-Tay Jeng, G. Y. Guo, and D. J. Huang, Phys. Rev. Lett. 93, 156403 (2004)
- [18] A. S. Moskvin and R. V. Pisarev, Phys. Rev. B 77, 060102(R) (2008)
- [19] P. W. Anderson, Phys. Rev. 115,2 (1959)
- [20] S. W. Cheong, M. Mostovoy, Nature Mat. 6, 13 (2007) [21] John. B. Goodenough, Phys. Rev. 100, 564 (1955)



488